

台灣憶往之二

● 陳香梅 (彩色圖照刊第三頁)

何當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李商隱

編者按：李商隱唐時懷州河內人，作者係引用《夜雨寄北》，前兩句是：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張群健談愛說笑話

在台灣有幾位忘年交，值得一提，首先是張群（張岳軍）老先生。他追隨蔣介石總統近六十年，在台北去世時一百零一歲。我在台北居住時常於週末到他府上看望他，和他聊天，後來我還為他編了回憶錄，以下數頁是一些有趣的記載，也可見岳軍先生一生為人處世有他獨到之處。

這些文章包括岳軍先生談他的早年，他的婚姻，和他的生活情趣。

飲酒的養生之道。我早年經常到他台北大直居處拜訪，無所不談，他談鋒甚健而且愛說笑話。如今想起他，仿有音容宛在之感。

張群說：「我是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即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出生在四川與雲南交界的一個小縣份。那時我父親在該地做官。我共有兄弟三人，姊妹兩人。八十年前，滇川邊界可以說是一個文化落後的不毛之地，我小時的教育都是由父親延師到家授館，我也參加過清朝的會考，不過後來因為保定陸軍速成學校在川招考學生，我在成都參加了考試，而且被錄取了。這一件事可

以說是決定了我一生的大計，因此與蔣先生相識，同學共事，共同參加革命，這是後話，暫且不提。再說童年的事，也可藉此了解當時我家鄉的生活環境，以及醫藥的缺乏情形。

「我十歲的那一年，我的祖父去世了。當時家裏請了和尚來唸經。那時是冬天。農村裏用的是泥做的火爐，泥爐中有一個洞，生火的人用一鐵管在洞中上上下下地轉動，藉此控制爐火的大小。我當時童年無知，又好奇心重，看見大人生火，覺得非常有趣。於是趁著大家離開靈堂休息的時候，偷偷地拿起了鐵管，拼命地往火孔中推轉，那裏曉得爐火已經很旺，再加上我不停地煽動，泥爐忽然爆裂，一塊紅熱的火塊竟跌落

在我的腳背上。當時我穿的是縛帶的帆布鞋，火塊粘在腳背上，又痛又急，於是大聲呼救，等到大人來把鞋子襪子脫去時，鞋襪固然差不多已成灰燼，我的一隻腳也幾乎見骨不見肉，一直痛到心坎裏。

「這件事，如果在醫學昌明的今日，早已被救護車送到醫院去診治。但七八十年前的農村，不但沒有醫生，也沒有現成的藥品，這時只有聽候家人的安排，把一隻腳泡在銹酸水裏，這更增加痛楚，不過據說可以消毒，防止潰爛。這一場災禍害得我很慘，一連三個多月不能行動；結果總算無醫自愈了。」

投筆從戎大作文章

「後來家父宦移成都，我們算是遷居到大都市。在那時，大家都已漸漸感到清廷的腐敗，我是十來歲的男孩，在成都也有機會讀到一些革命性的讀物，心中的革命意識也在此時漸漸生根。我就這個時候考取保定陸軍學校，決定投筆從戎。家父給我六十銀元，作為旅費，赴京參加會試。當時同行的有另一位

青年朋友王君，我們兩人性情相投，志同道合。

「會試時，由段祺瑞親自召見，監考官就是他的部屬，他叮囑我們在拜見段祺瑞時，一定要行請安禮（即北方旗人的屈膝半跪式見面禮），我認為這有失我的尊嚴，於是我對監考官說，假如要行這種旗人請安禮，那我就寧願棄考回鄉。我的監護人，也就是我的保證人急得要死說：『這怎麼可以呢？而且你若棄考，那麼連回家的盤費都沒有著落，你還是將就一點吧。』」

「我和同學王君商量，兩人決定來個金蟬脫殼之計，那就是去就考而不做答題，來個交白卷，看他們如何發落。兩人商量妥當後就假裝同意去應試，同來的監護人也就高興萬分。那次考試的課目共分三科，即國文科、數學科和理化科。數學和理化我為了表示抗議根本一題沒有作答，但國文題目卻引起了我的興趣，於是大作文章，自己也認為非常滿意。本來我想既然我交了兩科白卷，一定不會被錄取，結果出乎意料之外，我竟金榜有名，而且與其他被錄取的

青年，一同得到段祺瑞的召見。

夢中推醒赴日留學

「這時我又對監護人提出抗議

我拒絕請安。這可難為了監護人，他們一半勸說，一半威迫我就範，我想當時大家一定認為我是一個大逆不道的叛徒。段大爺駕到後，我們被個別點名去見段氏。輪到我時，我只向前走了幾步，點點頭，左右的人高聲喊『請安，請安！』我當時年輕氣盛，馬上回答說：『我從來沒有請過安，不知道怎樣做。』他們見我如此，竟也不再勉強。我想其時當政的旗人已非常擔心漢人的反叛，遇到我這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與其把我除名，倒不如把我收到軍校訓練一番為上，這也許是欲擒故縱之計。」

「我本來為了反抗代表專制的請安以及與請安相同的各種規定而不願進軍校，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竟順利過了關。我也只好暫時聽候安排，準備到了學校再作道理。到校之後我當然不像其他的旗人學生那麼百般服從，記得有一次上課，老師出了一個國文題目，我認

為可以借題發洩我心中不平之氣，於是又大發牢騷，發揮我的反專制言論。學校的校監對我真是無可奈何。總想找一個機會，把我放逐到什麼地方去，以免在學校生事，而減輕他的責任。

「時值清廷正計劃保送一批青年赴日留學。一天晚上，我已在宿舍就寢，忽然校監來到宿舍把我從睡夢中推醒，他說：『你已考取了留日考試，馬上就要你去日本。』我一時大喜過望，人也醒了，這是光緒三十四年的事。

「到了日本留學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紀念的一章。因為我不但在那兒認識了蔣先生，而且遇見了許多後來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來準備學步兵的，可是與蔣先生一見如故，於是不學步兵而學砲兵，以期與蔣先生朝夕相處，共同切磋。我們當年都是留髮（帶辮子）出國的。到了日本就把辮子剪掉，這也是從事革命的第一個表示。當年一同在日本留學的人，現在已多數不在世了。碩果僅存的人，也都垂垂老矣。

曾去爪哇華校教書

「武昌起義，我和蔣先生乃從日本偷渡回上海。我還記得當時蔣先生穿著的是和服，我穿的是民裝。我們的名字已在清廷的黑名單之中，通緝令發表時，日本人到處抓人，可是我和蔣先生已在東京回上海的輪船中。到達上海時，我口袋內僅剩下了一塊銀元。

「回國後不久，就參加陳其美（英士）領導的上海革命戰役。上海光復後，滬軍都督府成立，陳任都督，黃膺白（郭）任參謀長，我任軍務處軍械科長。

「蔣先生回杭州參加革命，浙江光復後，組成新軍一團，開至上海，稱滬軍第五團，蔣先生自任團長。後來擴編為二十三師，黃任師長，蔣先生仍任團長，我任參謀。革命雖然成功了，但那只是曇花一現。二次革命失敗後我又亡命日本。

「這時我已在上海結了婚，我的內人馬育英也是革命同志，與我同歲，是江蘇崑山人。

「我第一次去日本，進的是振武學校，三年畢業。畢業後以士官候補生資格，分發到新瀉高田第十三師團第十九

聯隊實習，與蔣先生同隊。

「第二次去日本，是在民國二年討袁失敗之後，上海袁氏爪牙大捕國民黨人，我與內入及許多同志一同亡命東渡。這時日本政府恰巧宣布辛亥年在聯隊之士官候補生，可以正式入陸軍士官學校，我乃又入士官繼續學業。內人馬育英則入長崎活水女子學校深造。

「我在士官學校畢業後，時在民國四年，國內政治環境愈劣，袁世凱正陰謀恢復帝制活動，不容許我們回國去，日本又提出對華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迫袁氏接受。在日本我們也無法找到適當的工作，我只好應友人之邀，到荷屬印尼爪哇的中華學校去教書去，到民國五年才自南洋返國。」

彈琴小姐是我太太

談到他的婚姻，張群說：

「內人馬育英女士在世時，許多朋友都羨慕我們的美滿姻緣。自民國元年結婚起，迄民國六十三年內人逝世止，我們共同生活了六十三年，而且互愛互敬，這在世界上確是罕有的事。

「談到我們的婚姻，就要回溯到民國以前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當時我有一位同學王柏齡，是揚州人。有一年暑假，他要回揚州老家，順便約我到揚州去玩。那時，上海、蘇州、杭州、揚州這些有名的名勝地方我都還沒有去過。但是，揚州的湖光山色我是嚮往已久的。揚州有個瘦西湖與二十四橋，古人詩中有云：『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煙花三月下揚州』；『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這些詩句，我早都讀過。所以一提到揚州，就引起了我的興致。決定和王君同路經上海，前往揚州一遊。

「在經過上海時，我順路去拜訪一位姓張的老家，他從前在四川中學裏教過英文，是我的老師。我知道他在上海，順便去拜謁他。當時他給我介紹了好些他的親友，並且約我和他們一同去教堂做禮拜。在這段時間裏，我結識了一位在教堂任職的朋友丁文駿。

「民國元年我再去上海時，又會見了丁先生。他古道熱腸，自動的要替我做媒。因為丁先生在禮拜堂任職，所以

時常約我同去做禮拜。我們做禮拜的教堂叫懷恩堂，位於上海北四川路。他給我做媒的對方就是懷恩堂中彈鋼琴的小姐。

「那位彈琴的小姐就是我以後的太馬育英女士，她是江蘇崑山縣人，生於民國前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她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她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岳父諱霞城，我的岳母是他同邑的彭金鳳女士。馬家境原本小康，不幸，育英七歲那年，霞城公棄世，接著她的兩弟一妹也先後夭折，遺下育英母女二人，相依為命。後來，岳母去上海，入聖經學校，卒業後任傳教工作，往來於上海崑山間。育英以受母教為多。

「十一歲時，因得浸信會吉慧麗、柏樂提兩教士之助，得入上海浸信會主辦之晏摩氏女子中學就讀。十三歲受洗歸主。十九歲畢業後，就應揚州慕究理女子中學之聘去教書。三年後返滬，再回母校晏摩氏女校任教。千里姻緣一線牽，我因丁先生介紹，得識育英。

有往無來心心相印

「經丁先生介紹後，我們時常見面，但都是有往無來。因為當時晏摩氏女中校規極嚴，她不能出來，祇能由我去看她，所以我們的來往是往而不來的。她的老師是外國人，相當守舊。每當我去看她時，那位外國老師就拿一本書坐在我倆的旁邊，等於是在監視我們。我們也曾在那位先生家同席吃過幾次飯，時間都是禮拜天。雙方表面雖很矜持，但彼此卻是心心相印的。那時青年男女要看一場電影、吃吃館子是絕不可能的事。就是那位善意監視我們的外國老師，一直等到我們結婚的前一天，才離開我們，允許我們自由。

「民國元年四月我與育英訂婚。原擬於六月間結婚，但不幸我突患了傷寒，病得很重。當時我任軍職，身體原來很好，不料有一次騎馬遇雨，受了涼，就染上傷寒。我與育英雖然已經訂過婚，但是格於教會學校規定，當我住院時，育英仍舊不能前來醫院探視。爲了這場病，婚期不得不延擱下來。

「我們的婚禮遲至民國元年十月五日才舉行。我與育英雖然都是基督徒，

但所屬的教會不同。我是聖公會，她是浸信會。最後，我們決定在她的懷恩堂去舉行婚禮。婚禮完全是宗教儀式，一切都由外國牧師安排。那天結婚的禮堂完全用青色的竹子來裝飾，與眾不同，也別具情調。六十幾年前用青色來裝飾結婚禮堂，恐怕也是創舉。因為有這值得紀念的往事，所以三年前當育英去世時，在追思禮拜中，我也用青色的竹子來佈置靈堂。

「婚禮舉行前，我正代理團長。當時的團長是蔣中正總統，他因公出差，由我代理。剛好團部有輛雙馬駕駛的馬車，可以借用當作結婚的禮車。馬車在當時算得上最新式的代步工具，車身很漂亮，頂篷可以撐起來。這輛摩登的馬車便代替了花轎。我當時的住處是在弄堂底，車仗認為雙馬車進不去，我認為可以實地研究勘察一下。因為我本人是學砲兵的，練過馬術，能駕馬車。於是我就陪同車仗去勘察，結果，我們竟將車子趕進去了。」

到處飄零聚少離多

結婚之後，因國事戰亂不安，同時爲了彼此的進修，我們決定五年之內不生子女。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在婚後五年才出世的。現在，避孕已成爲家庭計畫的主要部分，大部分人都曉得避孕節育的道理，但在六十多年前我與育英有此共同認識，卻是很不尋常的。

「民國元年，局勢很亂。民國二年北京政府稽勳局（馮自由任局長）選派我赴英留學。那年夏季，正當育英陪我到天津準備束裝赴英時，發生了宋教仁被刺的案子，袁世凱竊國陰謀已很明顯，我遂中止赴英，參加討袁。討袁失敗後，我被通緝，乃偕育英亡命日本。我入士官學校，她進長崎活水女子學校，習幼稚師範教育。民國四年，我在士校畢業後，正是袁世凱當政之時，不能回國，我應友人邀赴印尼巴達維亞中華學校任教。育英承黃膺白夫婦之助，前往美國考察幼稚教育。民國五年返滬，她仍在教會學校任職。我也於是年秋回上海，參加第三次革命。」

「民國六年，護法政府成立。我奉命四方奔走，並兩度赴日，使命在身，

難顧家室。當時國內戰亂頻仍，縱有聚首，身心也難得安寧。民國八年育英攜長子繼正返川，其後又迫於戰禍，倉皇出走，到處飄零。二十六年，抗戰軍興，我隨政府至武漢再轉重慶。二十九年再赴成都主持四川省政，育英於是年夏季送長女赴英留學，並赴德國探視繼正。因爲歐戰一觸即發，又攜子女一起赴美，然後經港返川。我們的婚後生活真可說是顛沛流離，艱苦備嘗。育英上奉老母，曲盡孝心；下撫子女，竭力教導，生活費用，全賴自籌。此中沉味，惟育英知之最深，感之最切。所以她在我們結婚六十週年時曾寫一文，總括全文意思可用四個字來概括，就是『聚少離多』。

愛國愛人享有高壽

「育英自十三歲就在教會學校讀書，後來受洗做了虔誠的基督徒。她的思想、情感和行爲，全部與她的信仰相融合。愛國愛人，重於自己。她認爲國家與人類的興亡全取決於上帝的信念。所以她對上帝的衷忱，涵蓋了一切。她的

信心，不論環境順逆，始終不渝。她自奉甚儉，而樂於助人，視人之疾苦，有如身受。在倫理方面，能善順人情，恪遵禮法。結婚八年後始有機會返回我的家鄉四川。以孝敬其母之道孝敬翁姑，對長輩的尊重，對子侄的慈愛，使我們張家一門充滿了祥和之氣。

「育英富同情心，能容忍，擇善固執，以恆心與毅力追求盡善盡美的人生，追求基督徒的最高境界。所以她能蔑視一切浮名利祿，更能忍受一切憂患和疾苦。她的身體原本比我差，心臟弱，血壓高，更因她生性畏煩瑣，所以常是足不出戶，僅在教義研索、祈禱、修持方面下功夫。自我退休以後，常和她切磋教義，以遣歲月。」

「她因患有白內障，目力日損。經開刀後結果良好。五十九年一月試配眼鏡，甚不習慣。三月一日，忽然跌了一跤，傷後在家休養醫治。至六十年七月，本來已可緩緩走路下樓，但因體虛行動不便，又於六十年七月二十五日跌傷頭部。自此，即不能行動，在床上睡了三年，完全依靠信仰和醫護的力量，勉

強支持。至六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因為有其他病症併發，病情轉劇，入榮總就診。住院期間，除我之外，子女媳婿輪流侍疾。雖在病痛之際，仍以孝順勤學之道訓誡孫輩。」

「她的身體不好，但卻活了八十六歲。我的岳母也活到八十六歲。她生前常常羨慕母親的高壽，沒想到她也享有同樣的高壽。」

「我們夫妻的感情一直很好，因為彼此互相照顧才能同享高齡。育英生病三年，相當痛苦。不過她從來不呻吟，不說痛，這也是她對宗教信仰的虔誠所致。她在病中，若是自己感到不舒服的話，她什麼人都不願意接見。朋友和教會的同事常常來探視她，她只要覺得不是不太舒服的時候，都會見他們，同他們談談。」

「因此朋友們看到她時還以為不錯，事實上她很好強，誰都不知道她在痛苦掙扎。一直到她死的那一天（七月六日），她還在禱告主，就在禱告中安靜的去世。她的宗教修養對她與對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幫助。」

喝酒說笑一個秘訣

張群說：「有人說喝酒是一種享受，也有人說喝酒有損健康，我認為喝酒必須具備以下八個條件。」

「第一、身體好。喝酒確實與個人的健康有關係，假如身體有問題，當然你就不能也不該隨便喝酒。所以談到喝酒，必須身體好，沒有障礙，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人要好。好朋友在一起喝酒最能引起酒興，大家一道吃酒，很隨便，沒有什麼客氣，可以暢所欲言，無所不談。」

「第三、菜要好。不管什麼地方的菜，要合乎口味。」

「第四、酒要好。無論是中國或外國，都有各式各樣的美酒，你可以挑選你所喜歡的酒來喝，如果喝酒的人不擇酒，那便是酒徒了！」

「第五、時間要從容。假如一口一杯，兩口一杯，喝得太急，不但容易醉，而且喝酒的情趣也沒有了。時間從容也是喝酒的條件，邊喝邊談，沒有什麼

重要的事等你去辦。

「第六、光線要柔和。我們中國人向來很少在中午喝酒，因為光線太強了，不適宜喝酒。外國人晚上吃飯，把電燈關了點蠟燭，光線很暗，很柔和，一點刺激都沒有，心情舒暢，酒也可以多喝一點。」

「第七、喝醉了要沒有事。不嘔吐、不頭痛、不吵鬧、不要酒瘋，回家休息，一覺醒來什麼事也沒有。」

「此外還有一個條件，也是最後一個條件，喝酒要沒有人反對，夫婦兩個人，如果一個喝酒，一個不喝酒，甚至反對喝酒，你也不能不有顧忌，否則你喝了酒回去，太太和你吵架，那怎麼辦呢？如果兩個人都喜歡喝酒，那問題就沒有了。假使一個喝酒，一個不反對，也可以平安無事。這是我喝酒喝了大半輩子的一點體驗。」

「此外，在喝酒吃菜的時候，講講笑話也是很重要的。這要看情形而定。這是一種藝術。為什麼要講笑話呢？假使大家都是喜歡喝酒的，也沒有機會給你講笑話。假使大家不喝酒，則面對這

桌菜，不講講笑話，你怎麼過呢？不過，假使你看大家喝酒喝得太多了，想要緩和一下喝酒的情勢，說說笑話，便可以把喝酒的目標移開了，免得鬧得不可收拾，這也是喝酒的一個秘訣。」

忙中看望兩邊親親

另一位是藝術大師黃君璧，我在台北從黃老師習畫，後來雖然我不住台北，但經常也回到台北看望老師。以下是紀念黃老師的一段文。

黃君璧老師已去世十多年，他的遺作不少，有些存在博物館，有些數次在台北和香港拍賣。女兒黃安霞繼承先父遺志也發揚光大老師的作品。

老師黃君璧走了。

今年（一九九一年）十月回臺灣參加雙十慶典，在百忙中，我仍抽空於十月八日的晚上到和平東路他的住宅去看望他。那天晚上空軍總司令林文禮夫婦設宴歡迎我，我在臺北的節目排得滿滿的，只好在電話中和他約好在宴會後去看望他。師母還說：「我們都會等你，無論多晚一定要來，不然他會生氣的喇。」

我說：「我一定來，宴會散後就馬上來。」

和平東路一帶巷子很多，在黑夜裏司機轉彎抹角找了半個多小時才找到黃家的寓所，我雖然每年有兩三次過訪，但因為不是自己開車，又在黑夜，好像每條小弄和小巷都似曾相識。我只知道黃宅是獨門獨戶，而且有一條狗，客人來時常常吠個不停。

好不容易找到了黃宅，傭人來開門，那條狗似曾相識，吠了兩聲就跳著往我身上抓，也是表示歡迎之意吧。黃老師近年多病，很少下樓，我於是直奔二樓到他的臥室去。師母和安娜（他們的女兒，英文名字是老師取的，和我的英文名字相同）已在樓梯口等我，同聲說：「香梅來了，香梅來了。」

黃老師坐在臥室的靠椅上，他一見我就笑開了。師母說：「他等你好久了，吃過晚飯就盼望著你來。」老師握著我的手，久久不放，我把一張小椅子拉近到老師面前，與他相對而坐。他精神不錯，只是比春天見面時更清瘦了。他

穿了一件夾襖，蓋著毛毯。安娜說：「安娜姊，你還不親親爹爹，他盼望你來已有一個月了。」我親親老師的左額，老師說：「也親親這一邊，因為你下次來我恐怕不在了。」說著，他從口袋中拿出手帕，他有幾滴淚水，我也有點傷感；但我要假裝高興，不能讓老師再說那些不吉祥的話。

黃老師說很甜很甜

老師對師母說：「你找些什麼東西來大家吃嘛。」

師母說：「今天有人送來新鮮的梨子。讓我切些來大家吃。」

老師說：「吃梨子是分離，還有別的呢？」

我笑說：「老師，不要緊，您咬一口，我咬一口，永不分離。」

大家都高興了，連那條狗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跑到樓上來看熱鬧了。

近五、六年來，老師因為常常進出醫院，又因為怕那些無聊的人去打擾他，於是多半在家中靜養，很少見客。伴陪他的除了師母外，就只有女兒安娜和

一位女傭人。最近因為師母自己身體也不太好，有了骨節炎，因此僱了一位護士來照顧老師。夏天去了香港一次，病在香港，由師母去香港接他回臺北，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我去看他時，他才出院不久。

傭人把兩盆梨子拿了上來，黃老師說：「你和我同吃這一碟。你先來。」

我咬了一口，把半片梨子放入老師口中，老師說：「很甜，很甜。」師母說：

「你看你的老師多麼喜歡你。他一見到你你就開心，你要多來臺灣看他。」

老師說：「沒用了，沒用了，這是最後一次了。你多留一下子，你再來時，一定看不到我了。」

我說：「老師，您病剛好，來日方長，不要說這些喪氣的話。我今年十二月一定再來，和您一同過冬。」

老師嘆了一口氣，他說：「我經過這場病，一切都看開了，人總是要走的。遲走不如早走，我現在行動不便，只有一隻眼睛，看書不能看，畫畫不能畫

。真的朋友病的病了，走的走了。有些親人還等著要分我的東西，唉，我也看

透了。去年把些東西分了一些，捐了一些，反正，我該做的都做了，我也該走了，活著沒啥意思，還連累我的妻女，要她們兩人終日照顧我。香梅，你想想說得對不對？」

去看雲彩老師爽約

說完，黃老師開始咳嗽，我輕輕地替他拍拍背，我說：「老師，您再說這些不中聽的話，我就走了，不睬您了。」

老人病中真有點像小孩，他說：「好好，不說了。」

他又握著我的手。

我對安娜說：「拿相機來，我們再拍幾張照。」

老師高興了，要師母拿面鏡子來照一下。

我說：「老師，您看您長得多俏，怪不得那麼多女弟子都為老師著迷了。」

這可把老師說樂了。

他談到正在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畫展，又談到近年那張巨作，還談到將來要成立一基金會，獎勵後進。我說：「老師，您可不要忘記照顧師母哦。」

他說：「知道了，知道了。」

師母望著我，流露著無限的感激。

安娜說：「姊姊，我爸爸就只聽你的話，我們的話他都聽不進去。你真的要常來喲。」

我說：「一定，一定。」

在臺北，一九五一年我開始從黃君璧老師習畫，那時他住臺北溫州街，也在師大授課。前後五、六年期間，我時勤時惰，因為我隨著外子東西兩岸奔波。一九五七年外子病癒，我也放下了畫筆，我自命為黃師不成材的入門弟子。但老師對我甚稱許，還說我是可造之才，如今我雖欲成才，而老師卻棄我而去，能不傷懷？

我曾和老師有約，大家一同上阿里山，去看日出，去看雲彩，老師您爽約了。

我們同吃一片梨，那多甜，這將是我永記的一刻。

一九九一年十月卅一日於華府。

溝通努力沒有白費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

明日已陵道，秋山又幾重。

李益

此外我想追述一下和台灣中華航空公司數十年來的交情。雖然華航人事幾度滄桑，且已換了梅花做標誌，但仍能航飛全球甚多城市，實在不易。

回想當年空軍老將衣復恩、衣復德、夏功權等人都曾為開創華航努力，功勞不淺。

數十年來來去台灣和香港都是乘坐中華航空公司的班機，華航的主管自雷永鈞開始即和我友好，雷的夫人朱麗非常能幹，雷將軍去世後她居住西岸，愛好打高爾夫球，球藝一等，我們至今仍有往來，很難得。

一九九零年亞運會在北京舉行，我們盡力說服了北京民航局長胡逸洲讓

華航自台北直飛北京，方便自台灣去北京參加競賽的選手，北京當局好不容易答應了，時任華航董事長烏鐵將軍得知這消息非常高興，但卻遭到台北外交部的否決。華航當然大失所望，錯過良機。

最近農曆春節雙方有了短時期的直航，對乘客有很大方便。今年江丙坤以國民黨副主席訪問北京，宋楚瑜和連戰都應邀訪華，兩岸高層能於分隔近一個甲子之後大大方方地交往，實在使人興奮。也是老百姓之福，我想我自己多年來為增進雙方的溝通而努力，可說工作沒有白費。

慶祝「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六十週年

尋找

抗戰烈士家屬

日據抗日烈士家屬

抗戰老兵及其家屬

日據抗日志士及其家屬

關心抗戰或日據抗日史的朋友

意者，請聯繫：

『紀念抗日暨台灣光復聯盟』鍾小姐

手機：0933-091-136 傳真：02-25469256

e-mail: rcw1hw@yaho.com.tw

地址：105 台北郵政一一八〇〇七三〇號信箱